

西藏知识小丛书

ཕར་ཐོག་མེད་ཀྱི་རྒྱ་མཚོ་ལྟ་བུ་ཡིན་པ་ལྟར་གསུངས་སོ།



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ཨོཾ་མིང་ཐུལ་རབས་གཉིས་ཀྱི་བྱང་དབྱང་དང་།

ཁོད་ས་གནས་བར་ཁྱི་འབྲེལ་བ།

中国藏学出版社

西藏知识小丛书

江平主编

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邓锐龄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北京

西藏知识小丛书
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邓锐龄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开本: 640×930毫米1/24 印张: 4 插页: 6 字数: 53千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80057—011—8/Z·5 定价: 1.35元

前 言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幅员广袤、山河壮丽、资源丰富。西藏藏族以及西藏境内的其他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优秀成员。他们勤劳、朴实、智慧、勇敢。藏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维护祖国的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创造了自己悠久的历史 and 丰富多采、别具一格的灿烂文化，包括哲学、宗教、历算、医药、建筑、诗歌、音乐、舞蹈、绘画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显著地位。

和平解放前的西藏，是一个官家、贵族、上层僧侣统治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这个制度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西藏和平解放后，驱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社会改革，发展了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加强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使西藏社会走上了进步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解放以来，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发生过错误和波折，但成就是辉煌的。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为的政治因素，解放

DK78/3811

前的西藏基本上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世人难以了解西藏真实而详细的情况。在西藏平叛改革中，一些贵族僧侣逃到国外，他们中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三十年来出版大量书刊，歪曲乃至捏造西藏的历史，诋毁西藏的现实，混淆国际视听，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为了如实地介绍西藏，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研究，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扩大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增进相互理解，加强国际文化合作，让关心西藏历史和现实的朋友们，从中了解到西藏今昔的真实情况，我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这套《西藏知识小丛书》，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等类数十种。这套小丛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丰富而翔实的藏汉文文献以及其他文字的资料，实事求是地分题撰写，力求具有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用汉、藏、英三种文字出版。

为编好本丛书，希望藏学界同行给予大力支持。热忱欢迎国内外读者对本丛书提出批评和建议。

江 平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目 录

前 言

元朝中央与吐蕃的关系	1
明代中央与乌斯藏的关系	44

元朝中央与吐蕃的关系

(一)

十三世纪初，藏族地区在经济形态上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在政治上长期以来的割据分裂局面仍在继续，藏传佛教的各个派别竞相扩展势力，争取更多的地产、农奴。由于宗教势力深入民间，其影响扩大到社会上各个阶层，世俗领主最初不得不凭借宗教教派的声威，维持其统治，久之，降落到一个教派的附庸的地位，有的就让本家族的子弟出家为僧，主持一个寺院，这样社会上就出现了以某一教派的一个大寺院为核心，后面由某一家族支持控制的众多宗教派别集团。在今西藏地区，则在后藏有萨斯迦(Sa skya pa)派，前藏有噶举派(Bka'brgyud' pa)的分支蔡巴(Tshal' pa)、止贡('Bri'gung' pa)、达垄(Stag'lung' pa)等。这些都是影响较大的宗教派别集团。它们都以弘扬佛教为宗旨，都以特有的修法传统相标榜，又都面临着一种严重的局势，即伊斯兰文化在西藏南北西三方面的靠近——和田、喀什噶尔以及迤西的中亚地方早已伊斯兰化；印度佛教大受摧残，伊斯兰教已经植根于印度北部东部。在这种情况下，藏传佛教各派只

能沿着唐代青藏高原上的古道向东北方面发展，先向西夏靠拢，随后则同新兴的蒙古取得联系。经过几十年时间，萨斯迦派在角逐中获胜，博得了元帝室的敬信和支持，跻升全藏各派的首席，掌握了西藏地方的行政权力，在促进元朝统一全国的事业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萨斯迦派的领袖人物出自款氏('khon)家族。这个家族的先人据说在吐蕃赞普 墀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时曾有任内相者。又传说首先剃度出家的藏族七人之中有一人出自这个高门。他们几次迁徙，最后定居萨斯迦，一〇七三年建寺当地。十二世纪中，衮噶宁波(kun' dga' snyingpo)住持寺院，在修法上创造独特的体系，形成了新的宗派，又两传为衮噶宁波的孙子衮噶坚赞(kun' dga' rgyal·mtshan 1182—1251)。他年二十二岁，从印度那烂陀寺最后一任住持释迦师利跋陀罗('sakyasribhadra)等学习经论五明(释迦师利跋陀罗就是十三世纪初从印度逃来西藏的)，既能通达五明，声名远扬，因而有萨迦班智达(Sa skya·pandita)的称号。一二〇六年，他从释迦师利受戒，一二一六年，继其伯父住持萨斯迦寺。这时，蒙古已崛起于北方，以极快的速度拓展领土，成为突厥以后雄踞我国北方的最强大的力量。

一二一八年，蒙古乘西辽衰微，尽取今新疆迤西之地，成吉思汗的骑兵进入喀什噶尔、叶尔羌、

和田。在藏族地区中纳里速(阿里)之首先降于蒙古,①蒙古于当地设都元帅二员,实行军事管制,②或许是此时从叶尔羌南下的一支劲旅的战绩;继而西征中亚,灭花刺子模,追逐花刺子模末主扎阑丁到印度河的西岸。一二二三年成吉思汗曾上溯印度河,打算取道吐蕃地区,返回蒙古,因路途险阻而折回白沙瓦。③他的赫赫声名势必从南北西几途传至吐蕃。一二二六——一二二七年他在灭亡西夏的战役中,曾挥军南下攻下积石(今青海循化)、西宁(今青海西宁)、洮(今甘肃临潭)、河(今甘肃临夏)等州,今青海东部贵德等地藏族地区遂进入蒙古统治之下,西夏的残众向南遁逃到朵甘思(Rdo khams)东部和乌斯藏西部,蒙古军队的出奇制胜的战术,疾风暴雨般行军的消息,给青藏高原上的藏族政教首脑们极剧烈的震动。虽然藏籍载,当时拉萨河谷的蔡巴和雅隆河谷的旧王族执政者曾经集合各地方首领,商定臣服蒙古,④但时

① 《蒙古源流笺证》,卷三,第23页。

② 《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

③ J. A. Boyle: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Vol. I. P 137—138 [(英)波义耳译:《世界征服者传》上册,137—138页]。

④ (<'jigs med nam mkha'著:《蒙古喇嘛教史》(Horos 'byung, 一译《胜教宝灯》),桥本光宝日译本(1941),P31.

代上有误差，似不可信。

记载上又说成吉思汗送信给萨斯迦，“遥申归依之忱”，^①可是终成吉思汗之世并没有同乌斯藏发生接触。蒙古同乌斯藏发生联系在成吉思汗子窝阔台汗在位时（1229～1241年）。

一二三四年，蒙古灭金，窝阔台把消灭金在秦（今甘肃天水）陇（今甘肃陇西）的残余军队和攻掠南宋四川的任务，交给次子阔端。阔端攻下金的最后据点巩昌府。在此前后，收降了临洮藏族头人赵阿哥昌，奉旨以之为叠部（今甘肃迭部）安抚使。他到任就招集逃亡人民，修复城堡，劝课农桑。^②阔端从四川北返，驻营前西夏重镇凉州，开始筹划进军乌斯藏地区，而临洮则成为蒙古此后进攻西南的出发点。^③

一二四〇年，蒙古将领多达（Rdo—rta）等奉阔端命令，率军进入乌斯藏，骑兵前锋抵达距拉萨不远的热振寺。但这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蒙军旋即北返。^④

① 《蒙古源流笺证》，卷三，第23页。

② 《元史》，卷一百二十三，《赵阿哥潘传》。

③ 《元史》，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传》。

④ Turrell V. Wylie, The first Mongol conquest of Tibet reinterpreted. 见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7, No. 1 1977, P 103—133。（美）怀利：《蒙古初次征服西藏史实再释》，见《哈佛亚洲研究》第三十七卷第一号，一九七七年，第103—133页。

这一军事行动迫使西藏互相争雄的集团不得不坐到一起商议对策，他们要推举一个头面人物与蒙古接触以决定去向；同时，多达等经过行军也搜集到关于乌斯藏各地的情况，在返归凉州后向阔端做了报告，详细叙述各教派特点，指出萨斯迦教派的班智达衮噶坚藏学富五明，声誉最隆。于是，一二四四年，阔端决定召请萨斯迦派的这位高僧前来洽商吐蕃诸部归附事宜。^①本来阔端是有资格做窝阔台汗位的继承人的。窝阔台死后，窝阔台妻脱列哥那称制摄政（1242～1246），付托阔端以镇守西南的重任，^②所以藏人当时认为阔端皇子代表蒙古可汗。

一二四六年，年已六十五岁的萨斯迦班智达衮噶坚藏（以下简称萨班）应阔端之召留释迦桑波（*Shakya bzang po*）掌管萨斯迦寺事务后，自乌斯藏启程，以其两个侄子八思巴（*'phags pa*）、洽那（*phyag na*）同行，前来凉州。这两个幼孩是萨斯迦家族僧俗两途的继承人，携来蒙军营帐，不无作为质子取信的用意。一二四七年，蒙古库列尔台大会推举窝阔台长子贵由继位可汗。阔端参加大会

① 《萨班传》（*Sa pan rnam thar*）载阔端邀请萨班来凉州函发出时间为龙年（1244）八月。

② J A. Boyle译：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1971, New York P181.（英）波义耳译：《成吉思汗后诸嗣位者》（《史集》1971年纽约版，第181页）。

后，回到凉州，始与萨班会晤。这次会晤是历史上一项重大事件，它导致后来元代中央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奠定西藏地方直辖于中央的基础。

大约在同年，萨班写了一封信致乌斯藏纳里速（今前后藏、阿里、拉达克）各地僧俗首领，在这封信里，他反复晓喻吐蕃头人以归附蒙古的必要意义。他说，由于蒙古军队精锐，战术优越，西夏和金先后倾覆，藏族反抗阔端的偏师也一败涂地，当前只有降附一途。只要降附纳贡，作一名不贰的臣属，就会象畏兀儿那样，得到原有地方官员照旧任职、人口牲畜照旧归己的优待。他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为了藏族长远的利益，才亲身到阔端驻地，接洽归附事宜，也正因蒙古接受他的孝顺，吐蕃近年没有蒙古军队的来袭。又传达阔端令旨说，阔端决定任用萨斯迦的人员为达鲁花赤，赐与金符和银符，所有吐蕃地区头人必须听命萨斯迦的金符官，不得妄自行事。要求各地缮具官吏户口贡赋清册一式三份。两份分别呈交阔端和萨斯迦，一份自己保存。蒙古官员将来到乌斯藏，会同萨斯迦人员议定税目。信的末尾开列贡品名色单子，有金、银、象牙、大珠、虎豹皮、野猫皮、猓狨皮、细羊毛等。^①

按照蒙古的传统，掌握一个地区的户口清册并委派官员到当地收税，就表明这个地区已全部成为

① 《萨斯迦世系》（Sa skya gdung rabs）第78—81页。

蒙古汗国的领土。萨班的这封信非常清晰地写出，蒙古认可了萨斯迦派在全部西藏的领袖地位，萨斯迦人员则被任命为蒙古的代表，全权治理乌斯藏纳里速。至此，藏族已成为大汗国的一名成员，其加入基本上是采取畏吾儿、葛逻禄一类的和平方式。

这封信里还谈到阔端如何敬重佛法，优待萨班及八思巴、洽那，礼请萨班讲经做法，祈求长生等。阔端对萨班说：“今我以世人之法为治，汝以佛法护持。如此则佛法宁不广被天下，迄于海涯乎！”看来，萨班虽然是乌斯藏的代表，但名义上他还是僧人，势必用袈裟来遮掩他的政治活动家的身份，而阔端的话，也无非利用宗教僧侣的虚荣心来取得政治的果实。此时，阔端以萨班为祭天长者（*gmam mchod pa'i rgan mgo*），也是遵行萨满教徒尊崇具有通天神力的巫者的习俗。^①就在延请萨班前来的那年（1244年）的春天，道教全真派邱长春的弟子宋披云也被延致咸阳为阔端设醮。^②蒙古原奉萨满教，从成吉思汗以下到阔端等蒙古王室的信奉其他宗教，统统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萨班在凉州时曾给阔端治愈疾病。他讲经说法，赢得蒙古、畏兀儿、西夏和汉地来的许多听众的信服，招致了大批信徒，在促进蒙藏等民族间的

① 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台北，1978年版，第42、209页。

② 《祖庭内传》下，《披云真人传》。

相互了解和藏族宗教文化的传播上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八思巴则奉阔端命，继续从其伯父学习佛法，洽那奉命学习蒙古语。

一二五一年发生三件大事：长年患病的阔端死于凉州；萨班也在同年卒于同地；蒙古蒙哥汗即位。蒙哥汗即位标志着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窝阔台弟）系之手，这个权力的转移并没有影响西藏在汗国中的从属地位。蒙哥汗还继续派军征服藏族地区未附属的部落。由于阔端生时同蒙哥情谊较亲，所以阔端的子孙得以保持其凉州的份地，传袭到元末。^① 依附阔端的儿子蒙哥都的八思巴、洽那，受蒙哥汗的亲弟总领漠南军事的忽必烈的邀请，一二五一年从凉州东行与忽必烈会晤于六盘山驻营地，^② 这时，忽必烈已奉命南征大理，八思巴和洽那来到忽必烈身边，是西藏归附拖雷一系的象征。^③ 不久萨班卒于凉州，八思巴就成为萨斯迦派

① J. A. Boyle译，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P169. (英)波义耳译：《成吉思汗诸嗣位者》（《史集》）第169页。《元史》，卷九十二，《百官志》，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条。

② 《红史》（Deb ther' dmar po），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与《国朝文类》卷二十三，程钜夫：《征云南碑》合观，可知会晤在1253年。

③ 八思巴生年汉藏文献记载不同，应从《红史》、《青史》（Deb ther sngon po）说，在1235年。中野美代子《帝师八思巴行状校证》之说可从（中野文见：《新亚学报》第九卷第1期，九龙，1969年）。

的最高领导人，当蒙哥汗派人进藏调查户口时，八思巴遵命派僧人前往协助。一二五三年他再次与忽必烈会晤，^①且成为忽必烈一家信仰佛教密宗的启蒙者。^②在军兴倥偬，筹划大举之际，忽必烈留他在身边，日见亲礼。一二五三年秋，忽必烈从临洮出发，率骑兵，分三路，穿过今甘南、川西北和川西藏族地区（当时称为吐蕃），“迅如雷电，捷如鹰鹞”，奇袭大理，取得全胜。南宋重镇成都南北两面屏障全失。蒙古师旅行经大山深谷、危途险径，接触到藏、彝、纳西、白族，开通了一条绕过南宋在四川的军镇，从陕西入云南并通往今越南、缅甸的道路。

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其它派别的上层也竞相依附蒙古王室——止贡派受到蒙哥的保护，蔡巴受到忽必烈的保护，帕木竹巴（*phag mo gru pa*）、雅桑（*G-ya' bzang*）托庇于旭烈兀，达垄则托庇于阿里不哥，且分别接受封赐土地人户。这是双方之间主人与臣属关系成立的象征，也符合于蒙古取得一地后即以之分赐宗室的传统制度。^③值得注意

① 王辅仁、陈庆英：《八思巴传略》（《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② 王磐：《帝师八思巴行状》、《蒙古源流》、《蒙古喇嘛教史》。

③ 周清澍1980年有此说，又，L. Petech, *Tibetan Relations with Sung China and with the Mongols*, 见 *China among Equals*, 1983, P182, (意)伯戴克：《吐蕃与宋、蒙古之关系》，见《中国与其诸邻》一书，1983年版第182页，所见同。

的是在西藏东部，极有影响的噶举派的喇嘛噶玛拔希（krma pkshi）曾受蒙哥汗的延请，入觐朝廷，他同萨斯迦派的八思巴为了获取蒙古人的信任有过激烈的斗争。他也是在忽必烈南征大理的行军途中得到忽必烈的召见的，但不肯留侍忽必烈左右，反而北上去蒙哥可汗处。一二五八年，忽必烈奉蒙哥汗命，在新建成的开平，举行佛、道两家大辩论，八思巴在僧人代表团中崭露头角，辩胜有功，^①加以从幼年时始一直同蒙古王室亲近，深谙蒙古文化，比起那位年过半百、世故极深、在兄弟间明争暗斗中依附于蒙哥汗和阿里不哥的噶玛拔希来，得到忽必烈更多的信任。蒙哥汗伐宋病死四川，旭烈兀西征远去，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可汗位终于失败被囚，人事多变，衬托出八思巴始终忠实于忽必烈，而采纳汉族封建统治术、逐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的忽必烈也不能忘怀吐蕃。为此，忽必烈于一二六〇年在漠南继大汗位，建元中统，就尊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

蒙古大汗以僧人为国师，是效法西夏的宫廷传统。贵由、蒙哥时，克什米尔僧人那摩，就是一个宫廷里活跃人物，蒙哥曾尊之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一二五八年，佛、道两家论诤时居僧众首席。那摩的哥哥也是僧人，受封“迦叶弥儿万户”，

^① 《至元辨伪录》，卷四，参考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见《元史释老传研究》，东京，1977年版，166—202页。

派去当地。①这样，开创了出身一个家族的人掌握政教大权的先例。八思巴被尊崇为国师，其一家当然也是一身而二任，他继承了那摩的总理汗国佛教事宜的职权，其弟洽那则担负起典司藏族地区事务的责任。

据藏文史书载，洽那曾娶阔端之女，奉阔端命穿着蒙古衣冠，在凉州居住了十八年，二十六岁（1264年）时，奉忽必烈命与八思巴一齐返萨斯迦。又奉命总管全藏事务，受封“白兰王”。②依蒙古一向利用联姻手段争取外族领袖的习惯来看，洽那是萨斯迦款氏家族嫡嗣，娶宗室之女最有资格，既能尚主，则必封王，况且他受蒙古文化熏陶最深，所以其受信任被委以总理全藏的重任是理所当然的。

一二六五年（忽必烈至元二年），八思巴兄弟抵达阔别二十年的故乡萨斯迦。③八思巴以国师兼萨斯迦派首领的双重身份，改变蒙哥汗时代将前藏分封给蒙古诸王的局面，做出新的政治体制安排，然后返回内地，留下洽那总管乌斯藏。但洽那只在故乡住了三年，一二六七年逝世，年二十九岁。洽

① 《元史》，卷一百二十五，《铁哥传》。

② 详考见陈庆英：《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西藏研究》，1983年，第四期。

③ 年代从《新红史》（*Deb ther dmar po qsar ma*），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页。